



正宗大王御製衣

正宗大王
文
教元

共二十二

16
2312
12



教

查正官房折受田結
儲慶官祀典
金壽賢絕島為奴
銓郎通清
大政時兩銓
朝祖儀節
鄭履煇削黜
廷臣祛黨
明義錄
庶沅疏通

因旱求言

殺獄掘檢
角指軍服
一番內禁衛復舊
三聽春秋內試射
鄭好仁擢工曹判書
冬雷
歲首飭諭
肄樂飭諭
勿罷扈衛
時放洪樂任

綏吉園祭享

減濟州貢廩
守摠兩營革罷
禁宮人遊行
更定大開儀
誓戒文
官人供億除減
釐正諸道恤典
白骨微布申禁
不待時之囚亦行詳覆
下政院

蠲減水庫進供	洪國榮歸邊里	西北武臣
文武官相見儀	俾望人疏通	助宗親後裔婚葬
鞠庭設堽	歲首勸農	措置賑政
訊囚者停刑	申者決放	申吉嶺南章甫
配祭查正	收用西北人	早災未言
因雷求言	毋隱水旱盜賊	疏通俾望
建月觀門	講製文臣設置	西北文武收用
勿提咸原府院君	沈樂洙削去仕版	振貸都民
因雷責躬	洪守榮飭令肅命	張志恒伸寬
恩信君葬禮	疏儒施罰	洞諭中外
洪樂純削黜	閣臣勿繫罔罔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五十八

正宗大王文

卷之五十九

正宗大王文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八

正宗大王

文

查正官房法外折受田結教

丙申

凡所以利於國利於民則肌膚何惜此吾先王
嘗所諄諄於寡人也目今國用告乏民產如罄言
念民國不覺中夜繞榻至於官房田結之或有法
外加受者或有代畫未收者又或有已準結數而
假托未準者不但有害於國用其貽害小民不一
而足若恫在已猶是歇後語其令所司諸官房田

結一一抄出查正

儲慶宮 順康園祀典問議大臣教

親盡則祧世遠則遷禮之經也莫嚴於宗廟而猶且五世而祧况於園墓豈有異制然我朝無親盡之園墓前此未嘗講此禮矣 元廟室既祔 永寧殿則 儲慶宮祭享當準 永寧殿禮合行儀式不可及今講定 儲慶宮 順康園享祀及焚香等節一依祧廟例舉行當否遣禮官問議大臣

逆宦金壽賢絕島為奴教

妖宦逆豎何代無之而如壽賢輩之至姦極妖窮凶絕悖實是亘古今所未聞之者惟予非不知早即嚴懲以塞亂源而壽賢之尚保首領視息牖下者非予緩於隄防忽於誅討特欲待其情狀之畢露而明行典刑也大抵宦侍之職不越乎傳命與灑掃此二事而已渠輩之於士夫聲聞豈或相及又若所謂言論所謂義理尤豈渠輩所可耳聞而口言者哉况所親之士夫凶徒也所道之說話凶論也今番獄事情節彰著窩窟打破而畢竟為凶徒根抵俾凶論鴟張者此輩也往在十餘年前時

則予在冲齡壽賢以長番中官給使興祿以慈
宮中官隨行壽賢每奏予曰與興祿有同奏之事
矣當予進詣養德堂此輩輒隨之是堂即慈宮
所御之堂也此輩謂予冲齡必不知渠輩情狀垂
予嬉遊於堂後之苑壽賢興祿以窮凶極惡之語
誘說予曰如此方可謂孝也不然必不得容於公
論誘之脅之無所不至又奏某某士夫與渠輩相
親同此義理可用於他日子雖冲齡一聞已知其
為亂逆未嘗一語發落只因事除汰而至于今記
有之矣一欲以此究詰或慮蔓延者多今則凶賊

次第伏法豈可仍置不問以釀禍機乎興祿已故
捕壽賢親問箇箇取服與予所聞記者無一差錯
三尺至嚴焉可逭也而興祿既以魁首先伏鬼誅
則壽賢之屬之隨從不至於失之太寬罪人金壽
賢濟州牧大靜縣為奴以為為人臣交通官寺者
之戒

銓郎通清復舊制教

賤名檢而壞廉防為今日朝廷之痼病管子所謂
四維不張不幸近之將何術以矯救予則曰我朝
士大夫之淬礪名行以其官方之不雜也近因仕

路之日益淆亂而士夫之紛競日甚苟不及時通變末流之憂容有極哉銓郎通擬之革罷實出於鎮朝象破朋黨之 聖念而行之稍久弊隨而生到今未見朋黨之快祛徒致朝象之乖瀆則是豈先大王蘇革百年積弊之本意哉古者銓郎之選蓋取自中飭躬能文之士以開其進塗故年少新進莫不矯尾厲角韞櫝而待賈其風聲習氣較看於革罷前後汗隆不難知今復此選則或不無少補於世教之萬一况銓曹之堂選既復則何獨於郎選而持疑顧其職則不過堂下之一郎官其所

廢置亦可隨時損益其令銓曹復吏郎通清之制

大政時兩銓飭諭教

戰亡人及清白吏子孫 先朝屢勤錄用之教予所仰觀况今一初之政宜有拔例之道咨爾兩銓須體朝廷恤孤之意守令之誠否而生民休戚係焉方百里之任顧不重歟筮仕即蔭路之權輿而守令之階梯也苟不擇焉害及赤子至若邊將徒循久勤不問其人誠為今日之痼弊咨爾兩銓須體朝廷分憂之意十考十上五考五上純褒抄啓者必令收用當初法意蓋有在矣年來銓曹之收

用不遵古規咨爾兩銓須體朝廷獎勸之意大賢之後元勳之裔必有詩禮以傳家忠愛以向國者另加搜訪俾有實效逖矣西北嶺南之人淳厚之風尚餘於鄒魯勁悍之習最稱於朔代國家疏通之政宜先於此等人亦我列朝顧念撫摩者也其令兩銓收用文蔭武許多罷散之中亦豈無可用之才可擢之人乎咨爾兩銓之臣若以姚元之寇平仲莅銓時心為心斯其可乎

朝祖儀節問議大臣在外儒臣教

引前一日以魂箱行朝祖於太廟旋又還安於

殯殿翌曉始奉梓宮詣山陵斯禮也載於丁丑纂輯喪禮補編而我先大王以不匱之孝思寓義起之儀節者也大抵喪事有進而無退按禮之檀弓負夏主人既祖推柩而反之子游譏其失禮曾夫子多之戶庭之內推而反之先賢猶譏之况引前一日以魂箱出辭太廟還奉闕中其視無退之義不啻逕庭又况以魂箱奉辭大有掣礙之節伊時故相已有奏議我朝先正多有欲行而未果者其令禮官問議于時原任大臣及在外儒臣處文任鄭履煥削黜教

予之欲試鄭履煥者特以履煥多年廢棄不入於麟漢輩濁亂之時意者窮居讀書或有需用之才前後特簡良以此也前春一疏無甚新語只將金龜柱壬辰之疏印出一本而予之所以賜批者特出於不罪言者之意也既承筵中竊負之教則於敵以下尚有知感之道况君臣分義何等截嚴一言二言強聒不已者已為寒心猶以鄉曲之人一例寬恕加意拂拭置諸任事至於日前上疏而無嚴極矣教文既下八方咸觀冊子將成百世可徵則曰以綸音昭布云者抑何義理此不過出於初

請告 廟末曰既告 廟矣不可不殺之計也噫人才眇然朝著泮渙此等之人欲一用之者予心良苦而究其本末專沒著落所以藉手而來者一則龜柱二則龜柱朝廷之上致一龜柱之私人將焉用哉彼是讀書之人亦必有知識獨不愧於乃祖又焉有自好之士以龜柱為表準乎良亦羞矣且有一諭者龜柱壬辰疏中某年事陳之於先大王之前猶萬萬放恣况寡人御極之後履煥之忍復泚筆騰諸章奏者其心何居二月疏後環東土數千里萌此心發此說者其可曰有臣分然而

必欲殺奉朝賀提起予不忍聞之說百事渠雖效
嘖於龜柱至於此說是可忍為一味含忍徒損法
綱藝文提學鄭履煥為先削去仕版門外黜送

廷臣祛黨申飭教

嗚呼 先大王五十年蕩平之治化豈不誠隆且
至哉辛壬義理即忠逆關頭而人心各異歧議不
一乙亥以後凡厥廷臣雖或忌諱於筵席之間尚
復沸騰於朝廷之上為數十年痼弊而莫之救爾
自予登極以後新逆輩出懲討斯嚴不暇及他廷
臣之言必曰辛壬已屬先天雖不擺脫黨目何傷

之有而此則大不然自 先大王倦勤之後以至
昨冬朝象之所推盪者曷嘗不以黨目為柵柄哉
養厚之簸弄一世者此也厚謙之威福四張者亦
此也若一味釀成則亦豈不至於燎原耶 先大
王苦心本意何嘗髣髴於曩時規模而以當日承
佐之臣實不能仰體 聖意惟以彌縫為長策甚
至一通一望參互彼此以為調停之計故行之未
久駸駸然轉以生弊祇足為戚里權姦濁亂鉗制
之資噫蕩平即祛偏黨無物我之名而世傳蕩平
之黨甚於舊黨者諒非過語儻非 先大王聖志

赫然彌久彌堅其流之害豈容但已蓋忠逆既分
是非大定之後所謂此黨亦我臣子所謂彼黨亦
我臣子自上視之均是一室之人同胞中物善則
賞之罪則罰之有何愛憎之別而觀其景色殆同
秦越之不相關涉如此而國能為國乎昔諸葛亮
猶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况一天之下一國之內
共尊一人同事一君者乎况今歲月已久義理益
固寧容有一毫查滓之間於其間者乎大抵一邊
之所執即忠也而人不如古世變層生一邊之中
近有逆賊亦何可一直膠守曰彼夫也一邊則皆

為忠臣彼夫也反是則皆為逆論乎今則勿論彼
此各自先攻其黨之逆而推及他黨之逆而已然
則勿論彼黨此黨嚴於討逆而乃心王室者即是
國邊之人而吾黨之士也取捨不難去就甚易固
不待智者而可以瞭如於曾次者也寡人自在春
官深知此弊竊自以為決不可以混善惡同是非
為蕩平之歸矣近者戚里之害永除世道之憂少
紓而惟此一事實為未勘之案從今以後凡茲事
我廷臣無曰此黨彼黨無曰緩論峻論一切滌去
舊習咸造大同之域與國家匹休共貞予見於朝

廷古或有自處以羈旅之臣亦不欲擔當國事者何哉誠使忠志之士真有愛國之誠其肯以此少色目之分自限於畛域不思所以報效之道乎噫彼在廷垂紳搢笏者無非臣事我先大王暨予寡人者也世祿我喬木我恩既深矣義亦重矣雖有家庭膠守之論豈忍食君之祿衣君之衣不思其君之心乎况今彼此之黨各生亂逆又如向所云者乎昨日洞諭千緒萬端卿等庶或諦聽而斷斷不已者誠以國家興亡之機在此一事而其所用力而責效又易於近日之前也自今予當於用

舍之際不以黨目二字先著曾中惟其人是視用賢而捨不肖容大小臣僚亦勿以二字萌於心而發諸口卿等協贊之成效當先觀政注而知之敷心而諭予言不再

申諭明義錄纂輯諸臣教

朝廷之事孰有大於討逆而凶逆之中孰有甚於聽政時諸賊乎思之骨驚念之膽掉儻非天祐宗祊則寡人豈有今日而亦非先王至慈則國勢其將若何噫人心多歧時月稍久凡所謂卿士大夫殆若置之相忘之域一啓之停必相謂曰省

事一疏之出必相謂曰惹鬧感眉開顏便在頃刻
所謂義理弁髦之說何相近也聽政之逆有浮於
辛壬而辛壬之論至于今崢嶸不息惟此義理不
出一年漸欲解弛是亦國脈不振而然乎馴此不
已其稍換頭面者安知不倡為凶譎之論陰護賊
邊角勝天討而後已哉恠鬼情狀閃忽叵測有難
逆覩何必索言嗚呼寡人之於諸賊豈有一毫私
好惡而然哉其黨鴟張則國家無稅駕之地其計
潛售則寡躬無止泊之所始而畏怯寢食幾廢中
焉迫隘身國罔涯終也賴天之靈轉危為安凡厥

廷臣其試思之當此之時儲位安乎危乎國家興
乎亡乎且此輩俱是戚里權臣則其所薰染而吹
噓者不止一二人到今豈無面陽背陰口唯心誑
之人乎大抵今日之義理所以存天下之大防立
天下之大經國可亡此義理不可漫漶也審矣羸
豕之戒履霜之憂實有倍於向日危疑之時也復
此申諭雖近臆料亦豈非防微之遠慮乎纂輯之
役不容一日少緩在外本廳堂郎一并催促上來
內藏日記從當書下矣

庶流疏通教

丁酉

列聖御集卷之五十八
昔我 宣祖大王之教曰葵藿傾陽不擇旁枝人
臣願忠豈必正嫡大哉聖人之言也然我國立國
規模即重名分尚地閥故許要不許清古人已有
酌定之論頃年臺閣通清實出於 先大王苦心
而以其事多掣碍伊後中止噫匹夫銜冤足傷天
和况許多庶流其麗不啻幾億萬則其間豈無才
俊之士可以為國需用者今則銓曹既不以通清
侍從待之又不以奉常校書處之進退俱難疏滯
無路枯項黃馘其將駢死於牖下嗟彼庶流亦我
臣鄰使不能得其所亦無以展其蘊則是亦寡人

之過也其令兩銓之臣就議大臣所以疏通所以
獎拔之方另加講究文以至於某官蔭以至於某
官武以至於某官酌量其階梯以存等威消詳其
節目以廣仕路

因旱災求言教

顧予寡昧叨承丕基夙夜寅畏不遑寧謐朝著未
靖而治不猷志邦本未固而惠不下究每一思惟
朽索六馬未足以喻其危也昨年東北告歉幾乎
顛隳艱辛接濟而所賴今年雨暘初適田疇有望
夫何春夏之交閱月曠乾一至於此哉道臣之報

列聖御覽卷之五十八
八路同然而八路之中三道尤甚三道之中畿內尤甚麥事已判大農亦將愆期夏至不遠秋成可知命官虔禱已至三矣間或霏灑尚靳霈然欲雨不雨雲自西郊予時仰覘心焉如焚諺曰七年大旱無日不雨近日日候或非大旱之兆歟噫災不虛生必有所召昨年之極備今歲之極無俱在臨御之初皇天警告何若是諄複丁寧無異慈父之詔迷子耶嗚呼寡人有罪災在寡躬蠢彼蒼生于何有辜成湯聖人也猶以六事自責而寡人凡主也其所反省之道奚止於六而試以大者言之則

一心為出治之源而存養未篤根基不立七情最難制者怒而省察未至褊急是勝主勢愈孤而稚陽未長國是靡定而羣陰尚伏言路枳塞而緘默成習需費匱乏而儲蓄無餘誠禮有欠而山林無彙征之望宮室不崇而土木涉興作之嫌紀綱之漸解而人不知法葭屋之阻飢而政未制產凡此數者苟有一焉足可以召災而致異况有此數者乎嗚呼百官為萬民之本朝廷為百官之本又推其本即人主之一心是已大抵天下萬事有本不正而末治者寡人未之聞也儻欲探微而溯源雖

不外乎自省自察思所以感回天心轉災為祥之道而亦微我左右匡弼之言其何能隨證投藥隨事徹予哉其令厨院自今日減膳三日咨爾三司之臣勤攻予闕失無或有隱亦越諸道方伯列邑守宰凡係下民之疾苦庶獄之幽鬱不拘恒式或以狀啓或以疏章纖悉條陳無或有蔽又如百執事執藝而諫古有其訓各隨其所司之職掌所以蘇弊救瘼之方其宜登聞毋負寡人宵旰求助之意政院代予草教務從懇惻下諭京外

申明殺獄掘檢之法教

昔我 肅祖之教有曰殺獄之最緊最重者莫如檢覆間有外方守令任意增減獄事遷就至于數十年不決而瘦死獄中者自今以往該官必親自開檢一從無冤錄毋或有難明未盡之患亦惟我寧考之教有曰檢驗雖不實詞證俱備則不當追檢况已埋者乎周文其猶掩骼今則至於白骨檢驗予則曰當之者無異再被殺越或不償命者殘忍莫甚此後殺人之匿埋者依例檢驗後自官埋置其他已瘞者勿檢大哉聖人之言也向於賓對相臣以為自有 先朝掘檢之禁令京外不敢

開檢按驗不無幽鬱之慮予於其時只知有 肅
祖受教詢于廟堂爰及三司繼又王堂劄請掘檢
予意亦以為然今見 先朝受教則一如 肅祖
聖意大抵無冤錄掘檢之法欲防私和匿埋之弊
則 先朝受教中殺人而匿埋者依例檢驗之教
即 肅祖受教中一從無冤錄之教也今有議者
或以下句中其他已瘞者勿檢之教謂有朝禁而
此則有大不然此指白骨檢驗之謂也若不計久
近而通指已瘞者則豈有上款匿埋檢驗之教乎
然則向者相奏堂劄亦由於誤認受教而其意則

亶不出於受教之外也今則別無申定令甲之事
但當一依 兩朝受教導而行之至於事在久遠
者或因此而爭起互訟欲掘白骨則甚非 先王
欽恤之本意也今日以前已埋者便屬令前切勿
舉論此後又或有年數已久而猶不可不掘檢者
亦勿輕自開檢必也啓聞後施行

申明角指軍服之制教

將兵者無論文蔭武常著角指不特舊例即然昔
我 孝廟戒諸將臣曰予見祖大壽常著環於拇
指環肉相合無痕仍命晝夜常著毋敢暫解 肅

廟朝誦此教申戒諸將臣此昭載於寶鑑及備考諸書而列朝御用貝決至于今傳之宮中從今申明舊例自兵判以至將臣必皆常著角指以為先率之地若此則秩卑武弁焉敢不著乎軍服之用純袖口之尚青從當申禁而若其制樣亦載成憲孝廟以軍服之寬博不合奔突改為狹袖之制先朝又有受教軍服之長去地一尺而團樞之制亦自上服伊始况羣下所著乎兵判以下知悉又若軍服之不袷而單者將臣雖請立禁而予則以為未必然國制袞袍內衣即軍服之上衣而

四月以前著緞袷衣五月以後著紗單衣自上既分寒暑徒令自下勿分冬夏者實非躬導之義雖以紀律言之袷與不袷便否無甚關係此則當從上服隨其節候改著可矣如貧寒者亦何必強令換著乎

一番內禁衛復舊定宣薦窠教

禁旅之設非他輦下親兵比也宿衛於殿廂陪扈於駕側不可不重其選而擇其才近來所謂禁旅反不若三營之馬兵騎士敝鞍藁鐙見者駭眼破裝鶻衣望之指笑尚何以得力於戰陳之間哉且

以此輩差遣垂障之任而其不能鎮邊禦敵勢之所使凡此數事無非可矯之弊而議者多以選擇為揀弊之要道而只就其中若欲選擇何異於以弊揀弊不可謂之要道也禁旅即古之虎賁羽林也不當以常賤雜流苟充也審矣况今許多宣薦武臣之不霑一官者不啻累百而前銜之落仕多年者厥數又不億就禁軍中如內禁衛兼司僕一畚定為宣薦之窠無論前銜與出身閒良取才填差以為初仕之階則軍裝不期整而自整軍容不期肅而自肅豈非一舉而兩得者乎其他初仕之

遴選久勤之差遣團束之制度惟在斟酌裁定講成節目之如何若是定制之後如有成效則二內三內亦當以之次之薦次次填充本兵之臣與將臣成出節目就議大臣以聞

三廳春秋內試射別軍職夏冬等中日革罷中官監試之規教

內乘別軍職宣傳官三廳內試射春秋分兩等設行郊外幸行時亦如之必皆親臨試以各技得中則賞賚甚厚最優者或加資或賜第始初設置之盛意有以仰認而當月無暇則退定於後朔數百

年來一未闕焉者槩出殊渥而或有令中官看檢之時蓋亦不得已之舉也中官即古人所謂家奴也以家奴而掌試事甚非我朝嚴內外之家法也先朝五十年未嘗命中官行之豈非今日之所可仰述者乎此後三廳內試射非親臨則中官主試之法永為革罷當朔有故則退定於後朔事申明定式至於別軍職所謂中日中官本自監試行私容奸其弊難禁自今亟罷中日之制

宰臣鄭好仁擢工曹判書教

欲以每年今日召見諸臣者予意在於一則共誦

先王如天之恩一則兼叙當時衛予之功今日在廷諸臣果能領會否往在乙未年此日逆邊之謀易儲位其勢日急以至右相䟽徹之後筵中諸臣皆右賊徒或請言根或諉深文又或以可東可西之說依俛漫漶而惟其時一承宣誠心建白此事人孰不知其在嚴忠逆示激揚之道不可無獎用之舉今始陞秩抑云晚矣行副司直鄭好仁特擢工曹判書

冬雷責躬教

予聞人君事天如事父事之之道無出於敬畏二

字是以天或降之災異則恐懼修省若父母怒而起敬起孝不敢少懈者也肆予寡人叨承大位夙夜寅畏一風之乖常一雨之失節莫不存警而惕念古所云涉春冰蹈虎尾者未足以喻萬一也凡有上天之小大示警每自以為仁愛之警責而告戒者無異慈父之詔迷子其所以仰答天譴之道惟在側身修行庶幾感回而已曷敢以一毫虛文容飾於其間哉故無災而如遇災之時遇災而講弭災之策者將以敬畏二字為對越之本嗚呼自予御極之後天災時變疊見層出至若今年上天

之示警式月斯生究厥所自亶由寡人中夜繞壁寧欲無咎春夏之旱四野無青東南之水陵谷易處昨夜轟燁之異又何異於不寧不令噫嘻斯歲也寡人之元歲也政令之施措權輿於元歲矣民生之懷保權輿於元歲矣至於立紀綱而定規模亦莫不權輿於元歲而無一善政之可紀但見宿弊之未祛宜其天怒於上民怨於下災異之作又從而荐疊也方今消弭之策政當猛加著念常若危亡之機迫在呼吸之間即事即政知如是為病必思不如是為藥則庶或天心可格民願可副非

不欲實心做去期於成效而第念寡人之病常在於隱微之際當事而乏懋實之效為政而有自是之意清夜燕閒之時點檢朝晝之所為無非歛然底時節大抵吾心之工若是未篤則無恠乎朝廷四方之治不獲志也從今予之所以自勉而自勵者莫過於懋實實者誠也苟能於動靜事為之間一是無間則向所謂敬畏二字如車有輪而鳥有翼雖欲偏廢不可得也凡於遇災宣綸條問弊瘼思聞對揚之言者即亦古規而予則治心是急無暇規規於事為之末也雖然責躬之舊例不可諉

以應文而廢之自今日減膳五日咨爾大小臣僚各率爾職咸用誠敬凡予政令之違於敬而忽於誠者隨事獻規則抑或為轉災為祥之方予以此勉之更望卿等之勉予

歲首飭諭中外羣工教

戊戌

寡人承艱大之業夙夜祇懼不遑寧處恐負宗社之託間有一二絲綸之宣示朝著頒諭國中者見者視之以循常聽者歸之於應文言愈勤而效愈邀暮月之化尚矣五年七年之治猶未可必而荏苒之頃已三易燧矣反諸身省檢自視歛然尚

安望副四方延頸之情乎茲蓋寡人不能以至誠
導俗實心求治也尚誰之咎於戲予維訪落期在
仔肩而蛾述之工未篤豹變之羨莫見風俗之乖
而人才不興紀綱之隳而財用告乏從以逆孽層
生國勢靡定以今日之時象方之於古當若何等
時也寡人不穀雖不足有為嗟爾凡百君子曷敢
不各敬爾位職思其居以承予一人况今獻歲發
春庶品咸蘇天道屆發育之節王政屬維新之會
對時育物此其時也天以陽和煦噓萬物王者亦
以仁恩懷保小民書曰視民如傷又曰如保赤子

曰如傷曰如保夫豈徒然哉如傷則必思所以安
之之道如保則又思所以養之之道安與養也有
道孟子曰有恒產則有恒心夫富其業而裕其財
匪可以錫賚為也使我匝域黔黎勤其農桑輕其
徭賦仰事俯育無椎剝之苦有莫安之樂則民產
不期足而自足民心不期定而自定矣然其富業
裕財之道予不可以獨運於上亶係分憂之臣宣
揚之如何耳東作不遠耕犁將始勸課濟恤之方
其宜實心講究以求實效至若畿湖關嶺之民既
經水旱之災重罹盜賊之憂饑饉顛連惘若在已

鳴呼苟使民生既安之又養之則可以足衣食而
知禮節矣何憂乎風俗乖而人材之不興乎何患
乎紀綱隳而財用之告乏乎又何有乎逆孽層生
國勢靡定乎嗚呼寡人不穀政不足以覆育生民
言不足以感動臣隣然而惟此十行諄復實由心
腹內而三事百僚外而方伯守令明聽予誥克體
予心俾我一國臣庶共沐陽春之澤俾無蔀屋之
愁則非獨寡人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也勉之
勉之

肆樂飭諭教

聲音之關於治道大矣雅頌之音作而風化正嗚
噉之音作而士氣奮鄭衛之音作而民志蕩夫樂
者音之所自起也生於心而形於聲善惡隨感而
動故先王慎所以感之務得其正用各有所用之
於宗廟朝廷軍旅朱絃䟽越一倡而三歎肅雝和
鳴先祖是聽者宗廟之樂也合止拊鼓始文而亂
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者朝廷之樂也致右憲左
六成而復綴總干山立發揚蹈厲者軍旅之樂也
然語其至也樂之教不在於音律之末及乎後世
禮崩樂壞既失其本又不治其末以至聲音節族

之間噍殺而不長綴兆絀信之際淫哇而不正如是而安能詠歎淫液有遲之遲而又久之美耶予雅不好聲樂未嘗講究乎鍾律尺度雅頌之正音雖不足擬議於今日而今樂之由古樂亦不過尋聲求諸音由音求諸心今若變促為緩更急以舒則可免衰世之音也茲當三年不為之餘宜求四方日聞之道凡我掌樂之官肄其嘽緩之節祛其恣憑之操毋近姦聲以復和音咸章簫韶之美大夏大武之盛尚矣亦庶幾泯泯乎有永世之音可以追踵我 英廟啓佑後人之意於萬斯年之休

亶在是歟亶在是歟噫樂之補豈少也哉

勿罷扈衛廳教

扈衛廳革罷節目尚未啓下商量者有之大抵此廳凋弊全無軍門樣子從以無料之卒往往貽弊民間故自登極初已有革罷之議而適因龍輝事出大臣遂以為請而念彼千餘軍校皆吾民耳豈可以一凶賊之出混疑三廳之軍校乎雖或移屬他營不過為附庸渠革之失望亦復如何朝廷之政令得宜則淄青將士可以投戈四方之民心解弛則舟中諸人可為敵國何規規於一扈衛廳哉

初無革罷之命豈有銷刻之嫌節目議定事置之
况今三廳元非不易之制始自七廳而為五五而
三矣三廳之設亦涉沒緊合設一廳精抄其才藝
之優者以屬之

特放洪樂任教

今者執法之所請即拿鞫而論以王章亦不可使
人在於黜昧之科人鬼之關他人猶不可况奉朝
賀之子 慈宮之至親乎予於登極以後不幸遭
時艱難凶逆輩出除非耳目所親見聞者則皆設
鞫盤問必也得情而後用法者誠以不妄殺為念

也麟漢之罪固難容貸而始猶薄竄於近地及至
淵䟽上而輅書出則不得已圍之島而賜之死非
怨渠罪也乃重人命也待真贓也今日樂任之親
問烏可已也謄傳拿鞫之故紙亦已經年而始馬
不忍中焉惻傷今焉大覺其不然者嗚呼樂任之
事雖曰屢出於賊招求其本也似有似無似是似
非今聞所供一則雲䟽參涉事而節節有條理至
以生存之象厚為證左二則推戴同謀事而斷斷
無他意所引亦皆近似非徒其言有理其情可知
况其地處與麟漢厚謙絕異者乎求之天理人心

實無是理雖有疑似之跡原其心可也况初無是事乎噫予以孤露餘生尚今為命即慈宮也慈宮自去秋以後食飲全却涕淚長霑每一仰瞻心肝如焚嗚呼慈宮之所以如此者即以久不見奉朝賀之面也非徒久不見將不得面訣於奉朝賀生前也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則慈宮之心如此予雖如常起居強作言笑亦豈安於心乎中夜每自謂曰慈宮之所以支保者亦惟予在也予不能以一事半事慰悅慈宮而徒傷慈宮之心予所以無樂為君正以此也斷斷此心庶質

屋漏而在廷諸臣亦豈必盡知當初予意一欲親問樂任以判黑白所以越趨者亦以當此時也慈宮之心尤難為懷故耳日昨乘間從容導達則慈宮泣謂予曰吾有老父且兄弟同氣也豈欲有此不得已之舉而非此舉亦無以辨吾老父徹天極地之冤須即一問樂任果有罪雖誅戮吾無悔恨也若無實事則余可有見老父之日在國家法紀無所損焉在朝廷隄防不甚關焉小子泣涕承教有此親問之舉樂任果脫空矣非但伸其幽枉予將有拜慈宮之顏洪樂任特為放送嗚呼予

之初意豈料樂任之無事今幸白放是亦 慈宮
悲苦之心所感而然也大抵此事既不關係於麟
賊處分又不干涉於啓能謀議在奉朝賀更無可
引之義即令入對於 惠慶宮

綏吉園祭享儀節問議教

附註丙辰 懿昭
墓獻官用堂上三

品
教

靖嬪既封園矣祭享儀節可以講行而國朝之禮
既無可據今宜有裁定之舉受教中當守私親追
崇私親之封園其制有隆殺之別園則每年一寒
食宮則春秋一祭依此定式於禮似不悖禮官就

議大臣

禮房承旨 馳詣 懿昭墓奉審以來而祝
稱昭告香亦有押則獻官職品之用堂下
殊非故相建言於 孝廟朝釐正 昭顯墓儀式
之意自今獻官用堂上三品事分付今日則奉審
承旨仍為獻官
行事後復命

特減濟州貢鰵教

寡人御極之後實惠尚未下究於八路而况濟州
即滄海之外近因歉歲居多民生顛顛每一念之
若恫在己今覽本牧狀聞其採鰵艱辛之狀如在
目中此事稔聞每欲矯救者久矣寧損御供豈勞
吾民年例進貢灰全鰵五千五百八貼十七串內
姑減者與未減者并行蠲減以除島民一分之弊

使奠其居此蓋 先王遺意

守摠兩營革罷當否問議教

向者朝參以四目修舉之意有布告者四目之中亦有緩急難易之別制民產成人材實屬當今之急務而去古已遠俗習難更自可漸磨成就如詰戎政裕財用之道或不無一二事之易矯而不難行者予則曰汰冗兵以壯軍制減冗食以補經用是也自予嗣服之初以此為說於筵中屢矣筵臣亦多不以為予迂也目今兵疲財匱最為痼弊苟求其源大抵冗一字為然有國者裕財之道無出

於兵也食也伊日綸音中以三軍分屬五營五營各全一軍弊似家兵患生多門耗財害民所係不細為言若論汰甚冗者則曷嘗如守摠兩營者而其所以制置元不成樣胡為而為外間胡為而為京營一自初設之後至于今數百年間乍內乍外沿革無一定之規名以軍制寧有似此體段在今三軍五衛之制雖不可議及而取其太不緊之名色以為大有益之措畫則其策莫有大於此者從前議者多言兩營合設之為便然而尚今難之者蓋以武將一窠難於區處也近以統禦營之合於鎮

五聖御集卷之五十八
撫營事有所收議及此時同為更張似甚便宜統
禦鎮撫既合為一則不可徒以文臣差遣以曾任
武將人間或交替亦可議者或以為守摠之軍皆
是畿輔之卒則屬之京營於事體不可云而按漢
史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左則扶風也右則馮
翊也我朝之左右畿輔何異於是乎又按置材官
於郡國郡太守兼領武事而兵卒不屬於郡守特
屬北軍我朝之守令兼營將亦何異於是哉然則
所謂事體不可云者亦非所可論大凡法必倣古
可免無稽之嫌而合營之議京營之論古來名碩

所嘗明言者故大提學李植之議曰邦畿百里之
內既有摠戎又有水原防禦南漢守禦江都留營
水軍統禦各操兵柄不相統屬愚意畿內諸鎮并
於摠戎則號令專一體統不紊矣故處士柳馨遠
之論曰今京畿不別置兵使亦是古制蓋其事理
如此矣兩說豈非今日籌謨之左契乎予意則守
摠兩營合為一營專管京畿左右道兵馬而省其
許多冗兵冗食則誠計之得者也其令兵曹收議
大臣廟堂六曹三司之臣

禁宮人遊衍教

政自宮中始焉日前臺臣之請禁酣歌也欲以此設禁而未果小民之會飲集讌或可諉之昇平氣象至於茲事予自在儲時常所駭痛者大抵名曰宮女而挾妓張樂多率掖隸宮奴或稱花會或稱船遊絡繹道路曾不顧忌甚至有奪入宰相江亭郊庄之舉許多鄙褻之事言之醜也國有法豈至是乎值今過密之餘閭里之遊行日益雜還云爾則宮女之舊習亦安保其必無乎自法司嚴飭各殿各宮房宮女所管中官及宮任處如是設禁之後若有復踵前習者毋論職高尚宮侍女隨現遠

配亦令出禁諸法司另加廉察現捉者即其地拘囚配所押付

更定大閱儀教

治不師古皆苟也治兵與治禮奚異哉大抵五衛之法未復五營之制未革雖欲務循古意求得良規既不得正其本則亦不過治末之歸而已矧今仰述列朝成典將行閱武之禮而以兵曹判書號曰大中軍而大中軍之上更無大將軍之稱又以五營大將謂之各營將而各營將之外亦無統三軍之人寧以堂堂千乘之尊躬擐鎧甲替行場

操主將之事其可乎哉常時則本兵不統五營及其臨操使五營聽命本兵此又鑿枘之甚者觀此閱武笏記多有不是處予雖不聞軍旅而粗聞小大相維尊卑有序之義訓局所進笏記姑先勿施凡係無稽之禮下行之節一切革罷稍存臨壘勞軍之義更定儀節則古禮雖不盡復猶賢於己其令兵曹斯速稟旨

中營非為五營之中營而營處將臺之中宣布命令之謂蓋自上不欲躬自號令也單營之故號曰中營中營大將即古五衛之大將六師之

元戎而所以承臺上之號令接臺下之節制者若無特教非自下所敢稟旨除拜之任也

誓戒文句語釐正教

禮有之凡享于廟祭于社稷先期戒誓之示其辭皆易行之道不如是反致違令也目凡有七而不飲酒居其一焉然考之往史稽諸五禮儀皆以不縱酒載焉蓋飲而不縱可也直令不飲則嗜飲者能無違乎故前此躬享之時以酒必不縱誠誥臣隣今莅誓位始聽誓文與予所教有不同者猶未自信取考禮書果不爽所料殆或中間循訛有此

誤傳而錯書歟自政院就誓令文中不飲酒句從禮文釐正仍令頒示諸司

宮人供億除減教

予以為節用當自宮闈始節用之道無出於節其無用之費雖在大官首人之供若係無用尚可節之况宮闈間無用之費乎宮人供億其費甚多御極之初首先釐正今則大殿無宮人之名色而累朝流來宮人之供億則屬於東朝古例然也非不知尾閭太廣而猶不敢遽議矯革當此歲歉民窮之時宜有別般節冗之道以今所欲減省者夜間

度支則料饌衣油之需可代中人千餘家之產其為節冗之實政孰大於此宮人供億名條中癸酉移屬條稟于 慈殿自今朔永罷以補經用

釐正諸道恤典之規教

諸道斃死滄死燒死民人恤典之道各異例或有不請而特教題給者或有直施而廟堂覆奏者或有不請不直施而自戶曹舉行者又或有一道之內死亡雖至百餘人之多而若不充一邑三人之數則不得施行者同是民也則恤典之或為或不為豈非無謂之甚而斯皆在所當革之謬例也此

死聖御製卷之五十八
後諸道噉死滄死燒死民人等恤典勿拘一邑三
人之數通同舉行

諸道白骨黃口徵布之弊申禁教

白骨黃口之禁國典所在而紀綱漸弛吏不畏法
豪右圖頌窮殘勒充甚至於已歸枯壤名係餉籍
未離孩提身編布案其干和呼冤之端莫甚於此
黃口猶諉之生類而既朽之骨猶復侵徵何其不
忍之甚也且昇平日久生齒蕃盛豈無充代之民
而為此干和之舉乎湖外諸郡之現露不之加罪
者屬之三令也今後道臣飭守令守令束吏鄉先

從最多處另加查正俾勿犯科如是而復或干科
是所謂故犯也道臣守令焉違常憲

不待時之囚亦行詳覆教

理獄莫難於讞獄亦莫難於折獄故等是死罪而
有斬與絞之別又有待時與不待時之分蓋欲於
讞獄之始方彼此或直斷或旁照俾無錙銖之
或差於折獄之後也書曰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不
其然歟自唐世斷死刑也獄具而錄奏臨決而詳
覆及其行刑之日天子齋居食素不舉樂示民以
哀矜惻怛也我朝用是制每歲季冬斷死刑先期

詳覆覆必三焉自政府署事之規罷政歸法曹詳覆之法但行於待時之囚不行於不待時之囚大非立法之本意也凡大逆不道及罪犯綱常之類大臣莅鞠三司按獄猶有詳覆之意至於不待時之囚大臣三司不得閱其事但以一律官之見攬那律文構案而上于獄官獄官曾不索思涉筆占位署惟謹焉何慎於待時之囚而忽於不待時之囚也今後須遵舊典雖非待時之囚自卿曹議讞報議政府議政府更加詳覆始許登聞則讞獄之體不期重而自重折獄之道不期慎而自慎咨爾

刑曹照此遵行

下政院教

惟予於大義所在勉抑區區之小恩忍千古帝王所不忍之事凡涉於貳尊近於嫌疑之處務從義勝恩之道每當中夜無寐靜卧默想隱痛之極自不覺興言明發也嗚呼為今日臣子以寡人為君宜念寡人之心庶幾感予所秉之義憫予所遭之地凡屬此等事非果悖於大義者豈忍煩浼予耳貽憾予心乎雖以目下事言之昨日之教實非任情直行而况典禮之班班昭載乎斯乃忍慟於大

義伸情於小恩也奉朝賀生時不為府院君此以公法制私恩也奉朝賀死後命用外祖禮此以私恩參公法也是豈忽於別嫌明微而然歟昨日諫長之劄不特不諒予本意而已此予所以慨然於今日臣子之不能諒予心也

蠲減內外冰庫冰丁進供之數教

今年伐冰之處與京江大異距京為近百里之地京江之民徃役不可外邑之民出用尤不可當念損上益下之政就應伐冰丁之數爰自戶惠廳及兵曹量宜出價而伐冰運冰之時民力則雇用船

馬則貫用凡係役民勞民之事一切勿侵時候乖和當寒不冰由予否德而致此則又或因是困民大非修省之本意且內外冰庫所用冰丁自御供比常年減除或可為蠲此補彼之一端西冰庫則各殿進上六七月減半四五月減三分之二此外應封月姑皆停封其他各項應用冰丁視此次次減數內冰庫判付冰丁藍染冰丁名色明年姑為全減各處領冰亦依抹下數爰舉行今年則雖一片之冰切勿侵徵於江戶民人

文武官相見儀收議教

己亥

朝廷之等威儀章在爵位之尊卑不在於文武之殊焉我朝立法雖曰貴文賤武至於等威儀章固不可以卑而壓於尊也審矣茲事每欲著為定制以息紛競之弊迄未果爾以朝臣呵導事近有收議之舉及今同為定制豈非實政中一事且考宋時故事於文武之分與本朝恰似若其遇於塗而避會於朝而見也武固遜文文或讓武惟視官之崇庠職之高下而等威儀章隨而定制未嘗雜還紊亂如近者矣又在國朝有內外官相見及避馬之法亦甚詳備而今也不然中外東西之班以武

為名則無論爵位之如何或拜或避於不當拜不必避之文臣以文為官則雖以郎署之微欲抗武臣之公卿大夫甚非所以明等威辨儀章之義其令有司博攷古今典禮就議大臣定制以聞

遇雨及甚熱時鞫庭設芑教

刑人殺人本欲使民畏刑遷善而又欲以生道殺也意苟在於哀矜則不必拘於無於古之法而不創也審矣今後鞫囚無論親鞫庭鞫如遇雨或值甚熱則捧招訊推也設草芑造家俾得緩喘下氣輸其辭盡其情示朝廷不尚刻厲之政令該府定

式施行

委官議啓訊囚者不待準次停刑教

鞫廳大臣請刑議啓批以依啓則勿論得情不得情可生不可生必準一次三十度而後推案始修啓古例然也然而獄不可不矜慎又况可以傳輕之囚因其準次至於物故則甚非恤刑之意此後凡議啓施刑之囚未得端緒而不可不準次者以外不必以準次為限委官量宜停刑捧招載之受教永久遵行

秋曹京司配案查正教

審克中外死獄應行之典也疏決竄謫又其中一事然予則曰值災修省之時與夫遇慶曠蕩之日臨急議讞不能稱停今觀逆獄外編配至於千餘人而不舉論未見宥幾居三之一久者為累十年近不下八九年此蓋當初所勘之律名關係不輕也敬敷五教王政之先務蠢茲下民真有傷倫悖義之罪何惜乎殛之竄之而為今法官者處心用法不若古人苟有私惡於我勒加難赦之罪名至以無父無母者謂之以不孝無兄無弟者謂之以不悌從又以薄待之目加之於無妻之人要快自

已之暴怒不念當之者之茹恨似此弊本予所稔
知而姑無現發者故亦且強信於不可信久矣向
者一臺臣事出而昭然有不可掩者彼雖節屋賤
氓亦具秉彛如以至寃之事得彼難洗之目勿論
見宥之久近將不能齒諸生人之倫吁亦不仁之
甚矣凡以此等罪名自京司發配者先令該曹就
其文案另行查擲年條究覈證左如有勒勘而抱
寃者并為錄聞

因雷異減膳求言教

夜馬大雷電以雨矣嗚呼天之疾威示譴於小子
者何其至也既警之又告之丁寧諄複於十日之
內殆若手攜面命牖迷開蒙者然寡人不穀繞榻
終宵誠不知何以仰塞天譴也嗚呼天遠乎人哉
在吾方寸間耳吾心有善惡將萌之幾而天意便
亦有裁祥必感之應捷於桴鼓疾於影響蓋天與
人一理而元無毫忽之差爽者有如是矣嗚呼可
畏非天故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雖使今之時陰
陽調風雨和在入君之位者猶且夔夔栗栗對越
祗敬必思所以懋循天理動合天則以冀天心之
底豫天命之迓續矧伊逢天憚怒裁沴疊見之日

乎予寡人反顧循省無事而非尤悔之事無政而非尤悔之政惟彼仁愛之天安得不威之譴之又從以警動之也經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朝及爾游衍儻使寡人痛自剋責奮勵抑畏則庶可以迓續幾絕之天命底豫已怒之天心今日之裁沴又何從而至也惟予茫昧不惟不念斯義纔經裁沴祇是依舊樣子無一分振作之望而維新之工濯舊之效又復自顧歔然遂使一世之風習駸駸入於含糊鶻突之中政所謂厝火積薪安寢其上而

不知憂者信乎古人之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也予於日前遇裁也急於責躬未暇及於有位之闕失者斯乃格我心正厥事之意也况當洊雷之儆深切自訟之懼又何求備於羣僚也嗚呼國事之日非惟予之罪也國勢之日下惟予之罪也國運之日否惟予之罪也非予不穀之罪曷有以致此自今日減膳五日又我匡弼之臣直言予得失以為感回轉移之一助是予之望也

建月觀門教

曾予在儲時見實錄考出者昔在太宗朝於宗廟之北宮城之南墻垣之所交砌一門每朔望以小輿去儀衛輒行展拜禮予小子自聞是事竊嘗莊誦于心不敢須臾忘也日瞻門新建蓋有以仰述我聖祖之遺意而伊時以宮墻之改築方始擬竣完役又將建門於近日瞻之地矣今也既定以隨毀隨築則若待畢築之期不知在於幾十年後實有齋志未遂之歎適因將臣入侍問其形便及事役門可不日就矣在小子或可為一分伸情展禮之道豈非至幸歟今日已命審定建門依

宗廟北門例門之成也予當簡其儀衛只以承史入直總府騎省堂郎隨駕從此門或月一拜焉或間月拜焉以伸予孺慕之痛以此知悉門鑰亦依宗廟北門鎖鑰例自政院主管開閉

臺閣勿提咸原府院君事教

咸原府院君事不但以事在先朝有不敢議到也則臺臣疏中以袞貞之追律元衡之削勳取以譬之者何嘗彷彿耶又若乙丙之逆與辛壬諸賊聲氣相類云云予則又以為不然噫乙丙與辛壬之徒奚啻燕越然而卒乃同歸一轍者真所謂與

亂同道罔不亡也人固不類事則相類此有乙丙之變彼有辛壬之禍其非類為類之崇顧不在於甲乙之爭轉相乖激耶此亦不可不使言者知其類與非類之辨也日前都憲處分非忽於優容翕受也事係世道一或壞防則燎原之禍既熄復熾鎮安之策乍行旋廢惟予靖朝著保朝紳之意將歸烏有此所以賜其批而罷其職然又略略提撕平平調劑以期其兩不失當之歸也且於本事有申言者先大王嘗以成原家事有諄諄之教若曰予之視成原家如光城驪陽慶恩家者槩以予

事我 皇嫂如事 慈聖也若以不忍聞之語及於成原則 皇嫂之意果若何 皇嫂不豫予亦不安為教非徒小子之承聞逮事 先王之舊臣夫孰有不知者而嗣後諸臣章奏無或更提茲事貽憾我 先王之靈也

因雷異責躬減膳教

嗚呼寡人不穀有大罪過大愆尤不克仰副天意之眷顧以是天乃降災荐疊謹告諄復殆若耳提面命必欲開迷牖惑之寡人不穀悖恐戰兢不知所措躬也冬雷之作近無曠歲而今年則九十月之

間凡有三矣嗚呼不穀迷茫雖不知何樣危兆殆
幾伏在何地惟是慈覆之天不忍終棄予不穀警
之戒之不寧不已伊今以後寡人不穀若不側身
修行改心易慮則天心雖至仁又安望其更示儆
予之災歟自今日減膳五日大抵上天之示譴寡
人之致災豈無所以亶由人事之失於下而然也
近日朝廷之上緘默成風昌言不聞寡人有罪過
居言責之官者顧瞻不言寡人有愆尤任論思之
職者容悅為事以至朝象民憂又皆一切擔却筓
籬邊如是而冀治郵隆無異於却步而反鑑也凡

我股肱喉舌耳目經幄之臣無以予不穀謂無足
有為自予袞闕以及時政苟有所知盡言不諱

恩信君葬禮申飭教

自島中返櫬而所占葬地聞甚淺陋每念及此如
噎在中何嘗一日暫忘于心也土品厚薄猶屬風
水葬禮之草草不備儀尤是予不堪惻傷處待開
春當更占山移窆故恩信君墓遷葬時禮葬等節
勿拘前例亦勿用王孫禮依當宁同氣葬禮舉行
令該曹考例以稟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八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九

正宗大王

文

左議政洪樂純削黜教 庚子

從古勲貴之家不顛則沛鮮克有終若稽載籍一
轍相尋大抵人心易狃於盈成事變每起於驕汰
上猜疑而受薄恩之譏下橫肆而底湛族之禍可
勝歎哉嗚呼子寡人庸主凡辟也治法政謨安有
明快磊落底氣象而如其全安調劑之念常著曾
中妄自以為庶免古帝王不保終之歎矣奈之何

正宗

近者國勢朝事岌岌遑遑兆朕危怕不亡無幾此
曷故焉惟予任非其人權移于下之致予無省覺
縱不自愧噫予羣僚謂予何許主也然予徒事追
愆內訟而不思所以矯革之道則竊懼殺活威福
之柄將至莫可收拾而坐視家國之俱亡予豈忍
為是苟論今日之事莫非一大臣之罪也作相五
朔威勢四張亂我邦家斃我義理其計陰晦其心
押闔簸弄藉賣無所不至使舉世小大靡然知有
大臣教令不復知有朝廷隄防噫嘻痛矣國家何
負於此大臣而大臣之負國家胡至斯極試以一

二事言之營為在中則或混忠逆之別耽求無厭
則全昧人鬼之分愆之所向曾水火之不避意之
所在雖叔姪而不顧粵在乙未冬間猶懷其然豈
其然之心雖從簠簋之義不欲一一臚列而然其
隱情常在於失志背公之流觀於交結汲引而可
以知之不徒此也暇其姪之謝事彼以新卜大臣
忙忙出肅有若排擯自代者然而猶且以為不足
忽忌器之誠冒開棘之嫌乃敢密教腹心廣布鷹
犬侵辱有勲勞之首相并及其兄譖訐之章公車
日積甚矣何其無恥無倫也噫明義錄之書即一

部春秋而所樹立者又是何人則外假懲討之名
內售漫漶之計強拈已昭晰無係關之事目人以
黨逆曰夫夫也曾與某賊相善乃逆也隱然以討
逆之家歸之於共逆之科天下寧有是哉執此以
究之此大臣平素揣摩亦可逭此等之謗乎予之
猶未索言者非為其人恐傷其家也如以事理推
之均是同休戚之家而我以私憾戕人之兄欲人
之不害其叔豈非反常之甚乎又况前領相既以
厥兄之事被人汙讒則安知無奉朝賀之又因乃
叔之事為人所傷毀乎若此不已則兩家成隙不

徒向來南北風波之更作且其所謂原編毀其板
火其文而後已噫嘻論厥負犯可謂深重予若更
事越趨持疑不決則不知 宗國稅駕於何地豈
非大是凜然處姑寬三苗之竄先寓兩行之義左
議政洪樂純為先削奪官爵門外黜送

洪國榮歸還田里教

斯人而取斯言也斯人而有斯事乎言非駕空驅
虛則事果信有而真然乎事非信然真有則言果
駕空而驅虛乎予豈忍多辯而取寡恩之歎獲惡
聲之譏乎二者之間其是其非吾誰欺乎豈曰自

遠由予不穀尚誰咎哉噫嘻以誰昔之期待有今日之國言謂之何哉惟其一條塵刹之報在於予其惟曰保終始三字苟欲保之使此人屏跡歛處不失向來和氣可已奉朝賀洪國榮歸還田里

銓曹停望人疏通教

鎮安隄防所貴竝行不悖決不容偏彼忽此言出臺閣名係罪籍者其中必有可恕可原之人此則非銓家所知至於近所謂停望異於古之停望古之停望乍施薄警而今之停望便為終身輾軻可謂無於古之甚而有司者難免失其傳之責矣

聞所謂被停之人無慮幾十其間混淆之歎安保其必無然既曰停望則便屬銓家之公議自上雖不必區別存拔而在銓官則復古規革新弊豈非當務之急者吏曹堂上今適備負卿宰侍從堂上堂下停望人抄出停當可以疏滯振淹者漸次收用

歲首勸農教

附北關別諭○辛丑

予自臨御以來勸農之教凡幾下矣國之本在民民之本在農而農之勤惰又在董勸之如何肆先王設農師置田畯汲汲焉惟是之為先務予其敢

忽諸茲故每歲之元輒敷十行用飭我道臣守令
俾盡勸農之方而迄無其效何也豈予愛民之誠
未足以下孚歟抑長吏怠慢不克奉宣予德意歟
噫凡茲八方民庶皆予赤子也或未免艱于食而
填于壑是憂是懼雖處屢臨王食而心未嘗一
息不在于民于農賴天之眷佑一二年来雨暘不
愆稼穡稍登抑未知蔀屋之生其盡無飢歟流移
之氓其盡安集歟耕耘之糧其盡不匱而荒廢之
土其盡墾闢歟苟未盡然也予之憂懼曷敢少弛
而凡所以救飢而懷安助糧而闢荒其責顧不在

於長吏歟况天心難必於屢豐人情易懈於稍裕
苟不倍加董飭作勞服勤則竊恐來秋之虞反有
甚於前日矣夫耕種有時耘耔有節儻能不奪使
趨其期而黍稷茂則喜而賞田不治則怒而罰亦
必如古長吏之為則民豈不競勸疾作而庶幾其
有秋乎咨爾長吏有勤有慢朝廷亦宜有賞罰今
予誕諭其毋曰應故事而惕念舉行

勸農之教今方敷予心腹誕告諸道而噫茲關
北一路十數年来豐少歉多丁酉之大無凋瘵
未蘇而昨年之農又被水旱七路稍登而茲道

獨歎一道失稔而六鎮最甚人皆得樂歲之飽
而此不免顛頷人皆有安堵之業而此不免顛
連每覽道臣之登聞未嘗不恫若在已食不甘
味也調賑之區劃催科之許停以為一半分懷
保之道咨爾方伯守宰果能體予意俾我赤子
不至有填壑之憂歟噫歲律已改春事方及農
糧助不給使免飢乏耕耘及其時常加勸課每
審田野考其勤惰毋擾村閭俾安力作然後庶
幾秋成可期吾民少甦古人以田野之闢不闢
為長吏賞罰九重雖曰深遠蔀屋如在咫尺其

各惕慮奉行無負予別諭

申耆依初律決放教

城不陷而身先死不但義無所據况有衙吏謀殺
之變而若使官長坐受其刃則大係綱常重辱朝
廷為申耆者避為當不避為不當耆之擅離官守
非逃也特避耳借使拚死守土如趙苞者處之計
無外此但耆也乘醉決獄獄不報使違制用棍棍
又非時始因徑情之舉竟致荏弱之誚執此而擬
勘容或無恠斷之曰逃竄得不太重臺疏請以守
土者棄官逃走之律論而按律令守城而棄去者

身集卷之五十九
斬註曰不固守棄去不分陷與不陷云云然則者
可當此律乎予則曰大不然官奴造變尚有三省
之法焉今以吏與奴差殊縱不會鞫豈可與其吏
混置重辟乎依初律決放

飭諭銓曹收用西北人仍令八道選上武士
教

每歲夏冬大政以西北人收用勅諭不啻諄復未
見振淹之實政朝家獎勵之方既乖其則遐陬武
士安得免枯黃之患乎惟其棄本業趣別徑朝廷
使之然豈武士之罪也說者以為大政守部窠并

屬禁御騎士故外方武士無階叙除予則曰法不
可數改且凡承傳元無拘掣矧今政期祗隔匝月
另飭西銓西北人必差初仕雖值窠窄毋得不擬
若乏見歧待散政懸註準額調用如是定式而遠
方武士或不知顛末後時上京未及於取才之時
是豈予勲懇之本意仍令文移道帥臣使各知委
因此而又有諮詢者曩也躬臨郊館咸聚各營勸
武武士設科試取予意蓋欲求合抱之材備作干
之需而過百韎韋之中一無赳赳之人大抵求人
用人其道如彼之不廣蓬茨之下藉令有偉傑俊

又孰聞而孰舉之乎自廟堂分付諸道道內武士之技業勇力可堪試用者營閩問于邑鎮邑鎮採之里閭自營閩合而試之更加精揀上送該曹以為召閱之地噫得之不在多又不在寡千夫之長縱未易得十室之彥可拔其尤俾須實心蒐羅

毋隱水旱盜賊教

有國之虞莫先乎水旱之災盜賊之警是固生民疾苦之最所不可不聞于上者而上之人所以恒存戒懼不敢作侈泰之念亦惟在是善乎李文靖之說可謂燭千古興亡之幾予嘗深味乎斯近俗

忌諱成習有司未嘗以此登聞寧不慨然噫匝域蒼生皆吾赤子而都民休戚所係尤重一視之澤雖無遐邇四境之治宜先畿輔况於城闈之中愁困之苦予乃莫聞而莫知是豈作元后之意也外方列邑凡水旱盜賊或有被傷者猶皆登時登聞至於京兆各部絕無是焉豈外方之規獨京兆無之歟殆有司者之不能修舉也雖以目下言之潦水漲溢決溝浸野惟彼近江依岸之村旁川結茅之舍墊沒胥溺種種為患不出戶而可知也而各部無所報京兆不以聞揆以事理良足寒心既往

之失姑不論此後自各部另飭里正洞任諸凡人
物之傷損家舍之漂燒即告該部該部報京兆以
別單啓聞至若詞盜一事尤不可不一番定制昔
偷兒入范伯崇室衣囊為之一空朱子以為非貧
者所宜遭設置捕盜之司專任糾詞之責蓋所以
便民而利民也而為將臣者看作弁髦從以校卒
率多無賴不惟不能緝捕乃反為之掩覆養貓所
以捕鼠有鼠不捕焉用彼猫今之捕廳實類於是
始自今必令被盜之家先即往訴該廳亦須來告
當部當部報于京兆錄置一冊時或移文該廳督

使捉贓還主還主則該廳又移文京兆京兆更考
信否就所錄中爰周此蓋綜核虛實之政也朝家
將無時憑驗有以責勵將臣未必不為禁盜之一
助抑無論水旱盜賊其採于民而報于府當部之
任也該府每於部官考績必以勤慢為殿為最

講製文臣設置教

附註講
製定式

文風不振由培養之失其本也譽髦之盛尚矣不
可論如詞翰小藝亦未能躡筭而襲取必須磨礱
激礪然後乃可成就而需用近來年少文官纔決
科第便謂能事已畢不曾看一字做一文又從以

東閣書籍不識為何物習俗轉痼矯革未易雖有專經之規月課之式作輟無常名實不符朝家勸課既乖其方新進怠忽不暇專責予於曩日十事責躬也以人才之不興惓惓為說大抵人才不可以一槩論而文學為最重蓋其蘊之德行發諸事業以至飾皇猷礪頹俗鳴國家之盛者實有關於世道之汙隆治教之興衰豈可曰少補也哉今欲倣古設教以為作成之道則湖堂太簡徒啓奔競之風知製稍辭反歸濫屑之科若就文臣堂下中限其年廣其選月講經史旬試程文月終聚而考

之較勤慢行賞罰未必不為振文風之一助文臣

參上參下年幾歲以上抄啓文臣魏院分館三十

試官閣臣每月備二負受點試講製講書先四書後三經次史記月試二次或親臨製則試以論策表詩文每月親試一次課試一次課試則書題受點在家製進試官考券親試則試官長陞受點講製連三次居首者陞其爵品居不居末論罰每三九令節親試日并試射施賞罰年終三試各計畫施賞甲寅定新式應講應製從自願分屬

修撰沈樂洙削去仕版教

向見疏本至于今疑恠交中莫喻其旨未知沈樂洙所謂疾首者何事痛心者何故夷考全篇命意始以士流歸之凶逆之資芥末以士流謂之鄙夫

之吮癰噫世道之噫悖人心之陷溺厥惟久矣觀於今之時樂洙所謂士流餘者不知其幾然予則聞之國之有士流猶人之有血脈人而無是則斃國而無是則亡蓋名與實之相符姑舍是以士流二字被一世標榜者視俗流奚翅猶賢且夫惡士流之稱而謀所以剷殄滅之彼東京白馬之禍豈非燭照之龜鑑也哉藉令真如樂洙所云云士流皆為龜柱之所招誘而假飾者予曰不然在龜柱勘罪之前雖使古士流處之嘉其向善之心當容而接之且使龜柱不陷于辟能遂初服則綽可為

青陽驪陽豈可以此勒成箝殺之斷案乎至于勘罪之後無論士流俗流孰不絕棄若將浼焉乎唉哉樂洙之言胡乃設僻之甚也為今日北面者凡於討賊攻逆之際豈可一論一否而樂洙之斷斷於量鏃二豎而獨於麟謙能範之凶未嘗發一口氣抑專於南故忽於北耶又或憾在此而恩在彼耶惟予宵旰一念實在保世臣鎮朝象六字作我符契施及政謨若於今日樂洙之跳踉而一味容忍任其所為則予果難乎免於樂洙所謂以仁傷仁之譏矣本館請牌草記之過屢日留中者意在

聖朝集卷之五十九
審量今既審之詳量之熟不可不明示好惡以定規模修撰沈樂洙削去仕版

永禧殿參奉洪守榮飭令肅命仍命金龍柱及豐陵奉祀孫并除職教

奉朝賀奉祀孫調用之命欲使慈宮親屬有入承起居之人而仍作完人也至於洪守榮即奉朝賀之孫尤無他私義之可言除拜半載迄無動靜寧有如許道理且使奉朝賀至今在世耿耿一心只知有國必當公自公私况引故相家事曾於筵席屢有云云到今守榮之出肅即追先祖未

卒之志也永禧殿參奉洪守榮嚴飭謝恩此月又是慈宮誕月也予小子曾無一事半事之寬喻慈心則唯茲之舉烏可已乎且予小子或值此等時雖欲獻賀飾喜而慈教每以奉朝賀未暴本心為教奉朝賀在時似因丁酉九月傳教中句語而為不安之端此不過就事論事豈不知本心而然觀於鄭履煥處分而予意亦可知也噫安世之不幸可對奉朝賀慰譬茂弘之滅親正為洪守榮準備今以後奉朝賀奉祀孫豈敢不從官亦豈敢不奉祠版入處京第乎此奚但仰慰慈心

誠欲遵守家法也蓋我朝家法凡於近戚之家務盡敦叙之義主家親屬之名係屬籍者歲時朔望必皆通謁著為故事仍成不易彼青恩家事不可比方於今日而我先王在宥之時時節頒宣猶且未之停焉小子嗣服迄今遵用不徒是也以趙時溥事向已提諭服紀親屬正似此人地處時溥之黽勉承當者守榮獨敢逡巡乎一番承候之後屢勤飭教無意知變渠以微官末品焉敢乃爾於特教之下乎奉朝令畏君命反不若時溥何也另飭使之以時承候而付職已過六年亦有他戚家

旁照之例今政六品職遷轉以尊事體前有豐陵府院君奉祀孫調用之命大抵甲申以後事面自異府院君家不可無通籍之人亦不可闕起居之禮亦令依筵教相當窠調用又以金龍柱言之洪趙兩家尚以外氏之故有是甄錄之舉則慈殿近親之方在可仕之列者宜其收用且其筮仕已近十年一體六品窠調用噫惟茲之教出於義自義恩自恩也不幸世變層生三家各干一事古有是否寧不駭憤欲嚴隄防則不可無是教欲明義理則亦不可無是舉萬有一恠鬼之徒妄生覬覦

竊冀僥倖謂予意之或弛謂大義以可眩則惟子
權綱不墜關石自在察機而逆折隨露而痛懲特
是轉移間事何恤於是何恤於是欲望中外曉然
知予本意

四學疏儒施罰教

謹稽我 聖祖時有一鄉儒購得夫子遺像疏請
建院者不惟不施儒罰從以遠配時則有若諸先
正布在朝著一辭對揚茲事昭在記注大抵畫真
而逼真為難借令對面摹寫七分之本難望其一
毫一髮之不爽况在偏邦去夫子為幾千年距中

土為幾萬里則縱曰有真本決知為贗作且鄉黨
一篇世稱聖人畫像而外此夫子之有畫像不見
於傳記 聖祖之有伊時處分有以也觀此學儒
上疏請以韓姓僧移摹趙孟頫陳洪範圖建祠宣
額予聽之未半不覺駭異彼無識鄉儒之陳疏妄
言尚且斥之以無稽之說勘之以不輕之律不料
濟濟庠序之士昧古乖例欲犯鄉儒昔日之罪科
也所謂洪範之圖又非畫像之比而出自孟頫弄
毫更為緇髡私摹則儒疏中所謂八道界首官立
廟之說何嘗一毫襯似於此事耶雖不欲深責諸

生而館學封章事體自別以如許事無難登聽者
貽羞賢關誠亦不細姑從愛禮之意欲賜數字之
批亦不可全然無矯正之舉大司成從重推考疏
頭及四學齋任令師儒之長從重施罰惟今疏儒
之不施已施之律予意在於懲其魯莽許其自新
也

時任閣臣勿繫囹圄教

凡拿推人文而法從以上武而宣搃以上勿請刑
自先朝有受教定式閣臣體貌視彼不啻自別
此後閣臣無論時原任若有置對之舉該府措語

勿請刑官雖堂下亦勿項鎖載之受教故事王堂
官禁推則毋得拿囚但於開坐時納供仍又出處
依幕間因二三王堂之擅離待命所此法廢閣既
廢之法到今雖不可還復而閣臣則予所以優待
之者即仰述列朝禮接集賢學士之盛事有稽
之例烏可不旁引而施之自今時帶閣職者如以
閣事或兼管他司事遇拿推政院先捧閣職遞差
傳旨待啓下始捧承傳而該府勿囚待開坐日捧
供捧供後出送待命所惟今之教不欲使戴冠坐
椅之人逮置犴狴縲綑也然此係特恩界限不可

不存原任與時任差殊不當用此例

西北武臣官方變通教

文武相須不可偏重偏重則俗變其趨而國受其弊故原伯以廢學貽譏向戍以弭兵見誚而余玠一視之論所以為宋朝之藥石也說禮敦詩雖為論帥之本親上事長豈盡服儒之人然而每值昇平日久之時輒有文勝武弛之患一業弓馬便招詆侮指為羸人羞與噲伍而儻有疆場之事竟賴韎韐之力則古所稱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者不其然歟我朝雖尚文治必飭武備軫一視之念

戒偏重之弊而至於西北係是邊圉因其強勇之性專取騎射之才循俗而治未或有變此寔由於揆文奮武隨地而異宜也挽近以來習尚漸弛以武為恥皆慕儒名解語之兒便習應講之口讀成黨之村或乏備盜之弧矢將至於風氣委弱邊防踈虞予甚病之而深有取於向來一灣尹之言也灣府一境之內號書堂者十數文盛則武衰其勢然也重臣歸朝嘗陳此弊而一府如此一路可知西路如此北路可推蓋緣前後守臣或昧當務自托文翁之化妄希武城之治而講武閱兵之場鞠

為茂草贍學養士之需虛費尾閭曾莫知夫戎政之日墮也然朝廷為四方之本則靜究厥由奚但守臣之咎而已哉激勸之方專在於用舍導率之效不出於政注而西北經生之竊科名者專昧文字僅習諺釋而一題黃甲便通朝籍登臺銜而除邑宰下不失三曹郎僚國子諸職而惟彼武人誠獨何辜終身不改先達之名者十居八九雖其幸而沾勾者亦皆飽經辛苦積費歲月畢竟所獲薦不過末副官不過守部其或至於訓主訓判特幸之幸耳朝家之政注用舍既如是偏重則習尚之

漸移何足恠乎若此不已吾恐沮水之西鐵嶺之北無復操弓之人也昔在先朝西北人擢至營將水使者亦徃徃有之而今并無聞者何也何其貴無實之文而弛有用之武也予每深軫淹滯之苦永念陰雨之備欲一提教者久矣今則為弊日甚末流難救矯革之策不可以少緩大臣暨將臣本兵之長以此爛商自其薦法至於官方凡係西北武弁收用之政可以別般通變者并須熟講畫一以聞

助宗親後裔婚葬教

助婚掩骸之政在下民亦嘗施之况宗裔乎雖以完營囚觀之以其貧不能自存遂罹此罪科其可知已調急恤窮雖難遍及人人至於養生送死之大事朝家豈忍忽然宗臣家婚需題給自有舊典近作度支之虛簿繼自今復舊舉行內而度支外而諸道每於歲首搜訪宗裔之婚已踰年葬不及時者劃即顧助與歲饌文書同為修上歲以為常飭諭三道措置賑政教

古人以豫之一字為荒政之最先務蓋豫則可以救之於未病病則雖欲濟之而無及耳今年之荒

嶺南最甚而湖南關北亦皆告饑自秋迄今宵旰一念未嘗一日不遍於三路也活民之方惟在於賑濟賑濟之政專委於牧守凡我三路之牧守所以豫講之者果何如也前以精抄飢口行會提飭而此特給賑時事耳若乃鳩穀必精沉醬必熟察民產之裕餘者而勸以調窮簡人吏之能幹者而導以殫誠多方措劃確有成規此即所謂豫講之術也顧今歲律垂暮開春不遠未知設賑之邑果皆從事於斯乎不然則予恐吾民之病乎飢而莫之救也且春初始賑分等而付飢口者所以視其

五聖集卷之五十九
緩急而救之於未病也其或被災尤酷目前為急則又何可坐待春初不思所以豫救乎若嶺南之下道風水奔蕩田廬漂壞初無一粒之收者蓋多有之况今典賣已盡乞貸亦乏入而無瓶甕之儲出而無支賴之所則其何以餬口而卒歲時值隆冬雪寒凝烈炊烟久斷既凍且餓呼號莫聞顛連在即每一想像為之心酸未知若此之類亦果有以趁時調急乎不然則予又恐吾民之不及賑而已病乎飢也噫富鄭公之安集流民法尚簡便李道傳之周審村里躬冒風雪豈非今日牧守之臣

所可師則者耶大抵方伯守令視官如逆旅不曾擔作已任此即妨公害民之一大端也然而方伯之歲一遞易殆成故常則朝家所當自反處矧當歉歲可不念久任責成之方乎各須安意居官竭力賑乏而必以豫為務俾無一民之捐瘠予每誦程伯子之言反諸身省檢其言曰雖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予更為卿等誦之

申告嶺南章甫教

壬寅

曩者嶺人尹得成告于將臣也朝家聞其說已知其虛謊架鑿不發緹騎不逮王獄而付諸道伯按

治之或慮夫按治之際致有鴻雁魚及申申垂戒
不翅屢遭今其啓本來而儘不出所料也噫驅人
惡逆何等大罪而輒因纖芥之嫌敢肆萋斐之計
可愕可痛孰甚於此予惟嶠南一路我東鄒魯之
鄉也儒賢輩出俊乂賓興其風則絃誦其俗則醇
厖在昔島夷寇賊我疆土而倡率忠義爭效立慳
之誠亦粵麟亮煽動我民衆而不被誑誘采堅向
上之志實賴我 列聖朝煦濡涵育三百年于茲
而環七十餘州習尚風氣之美亦可以觀矣以是
朝家於嶺南倚之也重待之也厚薦拔之政每飭

銓曹扶植之諭屢及方岳咨爾嶺土人士庶幾知
予意之攸存噫今之嶺南即古之嶺南也不意揖
讓之地乃有構陷之舉寔由予教化之不明自顧
瞿然無以為喻嗟我嶺土人士得無聞此而驚擾
不寧者乎縲紲非罪孔子言之讒說殄行虞帝聖
之惟彼被誣之類予方昭晰之慰解之况在他人
更何憂焉雖出百得成惟予在可恃而無恐矧乎
懲艾之後豈有二得成哉九重雖遠千里孔邇毋
怯在市之虎各作安巢之鳥予抑又思之原其起
鬧之事事則甚微迨是紛紜致彼葛藤予則曰此

列聖御集卷之五十九
嶺土人士自反處也如得成者反坐然後又必息
競而止涕毋使齎鬱而茹冤在乎嶺之多士不激
不隨偕底大道斯豈無其方歟在囚諸人洞諭放
釋所謂尹得成照法勘斷更將十行絲綸申告一
道章甫

因旱災責躬求言教

嗚呼予寡人叨承丕基于茲六年澤不下究誠未
上格災沴荐臻饑饉相仍予每念民艱食若恫在
已今茲之旱亦既太甚自春徂夏不雨者三朔矣
陰雲欲交淒風輒起霖霖乍潤杲日旋赫三農之

望轉切一需之澤尚遲麥既告歉注秧又愆期畎
澮皆坼井泉亦竭目下焦遑之狀已如焚灼而諸
道悶渴之啓日以登聞若復蹉過數日則將判大
無雖雨尚何及哉噫彼關嶺諸路之民調賑才撤
呻嚙未瘳儻使今年之饑又甚於昨年顛連溝壑
勢所必至他路民勢大抵同然而朝家蓄積又不
足以接濟則烏能免盡劉之患也嗚呼災不虛生
必有所召諸道之旱畿甸最甚畿甸之中城闈愈
酷地之近遠灾有深淺者尤以昭予之不德天之
告戒吁亦丁寧矣日昨禱雨文中默數愆尤責豈

列聖御集卷之五十九
止六云者非予虛設之言也蓋予執德不固涵養
無素不含蓄處太不含蓄不振刷處太不振刷圭
角或露因循成習是故治無定緒事之成規非不
欲銳精攬機而病在叢脞非不欲悉心愛民而功
蔑懷保崇獎詞藝徒歸於虛文申明教令無補於
實政是固寡人之咎也抑寡人之宮室侈歟服用
華歟貨利不能不殖歟聲色不能不邇歟綺靡翫
好之物不能不喪志歟此雖予所嘗存戒者而亦
安保其必無也哉至於國計民憂難以遍舉根本
未固變故層生而國勢有杌隉之形征權滋益用

度無節而民產乏甌石之資綱維漸解而名分都
壞則無恠乎風俗之日下矣躁競是趨而激揚無
聞則無恠乎人才之不興矣問舍求田習以為常
庫財倉儲任渠取用則貪黷無所懲矣貴家盤羞
殆費萬錢賤隸服飾至用貂鼠則奢侈亦云極矣
然而廟堂之上未聞有彌綸之策末流橫決何以
障之頽風委靡孰能振之予之所恃而為股肱者
如是矣臺閣之臣一味媵姪事關袞闕為若可諱
言涉官師或恐有忤以緘默為工以卸免為幸作
一規模牢不可破予之所恃而為耳目者又如是

矣金華之筵資益是須乍行久停諒非急忽此豈
不上下胥勉處乎監司守令分憂牧民而潔已奉
公未或有聞作姦犯科前後相續則尚何望其循
良之績乎無論京外凡係刑獄必欲審克而未見
平允之效凡係民隱必欲詳察而猶多壅蔽之患
又如兵戎國之大政陰雨之備豈容踈虞而京營
咫尺公肆欺瞞則遐方鎮堡不須暇論然此特就
事為上略舉其已然者耳若夫未形之兆難言之
虞則尤有大焉噫時運不幸世家多故零落之餘
存者無幾而人情不孚朝象未靖舉無寅協之美

或有疑怒之跡鎮安二字即予苦心而其將何術
而濟之哉今夫千章之木根抵枝葉無一不病而
重以腹心朽蠹枵然孤立則一有風雨其不顛蹶
也者幾希矣今之國事不其類是乎然而流出於
源影由於表則是豈羣臣之過也一則寡人二則
寡人宜其逢天俾怒而不能以自解也嗚呼為今
之道惟有君臣上下精白一心改其舊而新是圖
以為一分消弭之方肆予方憐恐不寧減常膳撤
法樂齋宿出郊躬行代犧之舉以徼惠于神祇而
敷此十行之教以求一言之助咨爾卿大夫士庶

人凡有可以利吾病者無曰苦口而難之然予雖求言而有以知言之不至也何者昨冬求言之後竊意遐邇忠讜之論由此而得聞矣無何因諫啓之遽發便歸湮蔽之科訑訑之色遂拒人於千里大凡今日之俗以無言為幸以有言為憂故不惟不自言所以惡人之言者如彼矣予以是知言之不至也雖然此亦予不誠之致且以盡吾誠而已更望大小臣庶洞知予懇懇之意無懲前事各悉所蘊

復飭銓曹䟽通停望人教

附諸道庶類收用
用丙申定制教

予以䟽通事筵席提飭凡幾遭矣所謂銓曹之對揚每止於一兩人之塞責寧不慨然雖以停望一節言之停望之說古或有之此不過見一番誤著停一番擬望但欲薄眎警責而已未聞如近日銓家之為也朝士之名編仕籍者儻有罪過隨輕重勘罪之固無事於停望而粵若係關隄防者自不得照檢亦無事乎停望矣停望云者論其本意特因微眚細疵暫行激揚之政而今則不然一停之後毋敢議到數年延拖之不足將使之終身輾軻末流之弊至於初不照望而寘之停科又至於當

之者不知為罹甚白段聽之者不知為干甚事件
古之停望將以警之今之停望將以枳之銓堂銓
郎之復舊制予則曰無小益而有天害也茲於賓
對復此申諭今以後銓曹之臣精白一心齊會爛
商凡係停望人及外此疏通之方勿循前套著意
舉行無於古之謬規劃即一切革祛毋負朝家陶
鎔保合之苦心

我國規模名分一定各安其所就其中甚可矜
甚可愍者世俗所謂一名也上方則彼不與下
方則此不肯棲屑兩間若窮人無歸豈不為干

和之端乎一名之類孰不是士族之支流遺裔
也與委巷賤流曷宜比而同之而三百年来通
塞屢改汔莫之底定肆朝家惻然於斯上自官
職下逮儒鄉申命有司酌量定制頒示于八方
一名諸人庶幾知予心之所存而各自有準的
也銓家之或行或否予欲隨事隨飭而外邑之
一遵令甲子莫之知也况彼嶠南國家之鄒魯
人材之府庫也一名之中服遺化抱素蘊者豈
曰無人然而窮達有命亦未必盡登仕版則儒
任鄉任足可為薄試之階而又或闕而不行名

以一名者將盡錮而後已寧容一任其功曹執
綱輩操縱乎先自嶺南始復申令甲劃即差除
仍令諸道按而行之

西北文武收用教

附註飭
兩銓教

王者奉三無私以為治環東土數千餘里無遠無
邇皆予臣子也至若西之為箕聖故都北之為
龍興舊基風俗人物何遽遜於他道而逮夫近世
駸駸然擯斥不用乃至於舉自暴棄甘處下流此
誠朝廷之過也肆予仰承 祖宗朝眷恤西北之
至意每當都政日飭兩銓引用武士或畀字牧或

置侍衛且於去歲之冬敷宣十行俾念尚武予意
諒非偶然伊後修舉能有食實之效耶予因此思
之西北文朝士之登臺省在昔袞袞指不勝屈挽
近以來閣而不行殆同全一道枳塞遍搜通清長
望只有西之趙鼎考北之韓宗濟亦皆老不能來
矣以兩道幅員之大邑不下數十科不下百餘而
不過是老臺二人而止則尚安望激勸遠人乎向
來掌令望之特點已示予微意其令銓曹博採公
議先即隨窠擇擬嗣後收用之道更勿泛忽仍令
政院將此傳教下諭西北兩道道臣一一曉告使

之交相砥礪借底大道以副予雨露不擇之政噫道科之不設亦已久矣當觀年事豐歉即欲設場取人一體知委於文武舉人毋怠毋荒各肄其業

政月載屆西北人收攬遷升實係目下當務之急而咸興韓光濟鐵山鄭聖錫持除之後更無一人舉似者居銓者縱欲急於舉所知獨不念辛勤之敕諭另飭東西銓臣無或如前拋置也

議振貸都民教

都民生理係畿湖畿湖歉則都民飢向自畿湖判歉予之憂都民久矣予於畿湖隨其緩急或停糶或蠲布或減租或免逋又將待春發倉調賑縱未能盡塞民望亦可謂略表予意在都民沆無一政

之施及若不知疾苦者然嗟予都民其肯曰父母孔邇乎目今收穫之節已過水陸之輸全減米則貴而物則賤人多鬻鼎典衣反取半直計口而餽并日而食者方秋如此來春可知噫搢紳之祿于朝者胥隸之食于官者尚可以拮据有無略綽挨過惟彼窮巷寒士殘戶貧氓暨夫失廩而拋業者雖在樂歲尚呼癸庚况茲饑色無異乙丙欲養親而百里無可負之米欲乞隣而隣舍多未炊之竈針刺不售於取粟刀錐無補於採荒三旬九食千辛一就人情到此寧不矜惻顧今經用僅支倉積

無腐雖不得戶幾鍾口幾斛如古人之為而我國發賣即漢之振貸也及此不講遲待何時然於散貸之際虛實雜糅貧富混淆惠未究而姦愈滋則烏在其調恤之本意也預令有司之臣明春發賣之政著意商確民情既如是遑汲有難膠守常格歲前分俵亦宜指一覆奏均霑惠澤在於抄戶精否抄戶精否在於部官得人已令選曹拔例換差此後勤慢當責之京兆俾須惕念察飭莫負朝家宵旰為民之苦心

張志恒伸冤申晦給牒韓翼暮罪名爰周教

張志恒將家子也乃祖頗有勞勩於國而渠亦為向來凶黨所忌惡故予臨御以來授以戎權其所倚任不輕而重及其居謫之日乃有不韙之間身為武將蒙此名而不得白則當得何罪不可不一覈以明其虛實故致有親問之舉而傳說云云既無端緒官因援引亦沒證左予意即欲為之昭晰而彼已不幸徑斃矣適於動駕還宮之路遽聞該府之啓心甚憾然至有停鼓樂之命其時記注可按也一夫不獲猶足干和况世祿之家戎垣之長乎事之至此雖非本意每一念及良用傷惻大抵

邀卜而暗質陰謀縱奴而煽動愚氓此皆黠昧不明之事也罪人張志恒丹書特為昭雪申晦既無犯逆之跡有何斬持特為給牒遠竄蒙放後身死罪人韓翼暮乙未冬國家安危之機至今追思尚覺慄然身為伊時首相徒畏逆麟之氣焰莫念國事之綴旒甚至大計方講之日挺身徑歸私次然與逆麟平素不相能舉世之所共知以是明義錄中亦存弦韋罪名徒流案爰周

洞諭中外教

朝家於德相事每欲一番洞諭而迄未之能焉者

誠以不忍泚筆故也到今事端層發誑惑轉甚若終不論則是何異於罔民乎大抵德相事出之後逆變之作凡幾遭矣湖海之獄置之勿論詎天罵日則有澤白馬設計稱兵則有仁邦京來等焉是雖改頭換面而實則連腸接肚莫不以德相為根抵噫予寡人誠不足以孚頑明不足以察姦始忽履霜之戒馴致滔天之凶而懲討未竟餘孽益熾靜究厥由尚誰尤哉然而朝廷之所以受侮德相之所以為逆與夫澤微有白輩之所以踴躍而不止者亦自有本末矣大抵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

父子而後有君臣君臣父子之道寔本於夫婦夫婦者人之大倫天地之常經也故禮著造端之義易垂說輻之戒閭閻匹庶猶敦共牢之義况居崇高而基治平者哉陰陽乖而雨澤闕宮壺正而教化流此釐降所以觀刑而關睢所以為二南始也咸恒貞久之道從古聖哲之所必勉則予雖否德詎或少忽於斯哉然而自在春邸憎茲多口中壺之禮度自如外間之辭說紛然蓋緣予積忤於丙申逆黨忌姦情之畢燭懷反噬之凶圖廣煽譎張之語要作搖撼之計而宮闈事祕外人難知則尤

謂欺誣易加黑白可混無根之謗妄揣之言哆侈噂沓不勝其多而恒簡春坊之酬酢竟載於明義錄中為渠作逆之斷案見此者尚可以知予心矣然而己亥夏間德相以殿下家事之說向予言之夫所謂陛下家事者即何等時何等語而乃敢以此闖發於筵席乎蓋是時喪變之出權姦敢疑不敢言之地密進云云之說其所云云有不忍形言予嚴辭斥之而其時閭巷之間大播訛傳之說布肆藏閉帽工避匿甚至為官吏者認為真有是事預捉匠手則德相時帶戶曹參判與權姦互相傳

說看以尋常又於數日後入侍肆然發口是果何
許心腸噫此等之言奚為而至哉是固予自反處
而予之所敵體齊尊者非臣子之國母小君乎將
心之萌無所不至即此一事固已難容於覆載間
矣及其說既不得售則為謀益急又密有所云云
而德相以某樣道理四字登諸章奏夫所謂某樣
者果何指也嗚呼斯二人者一則以禹筵舊僚自
負翊戴之勞一則以先正後孫久竊山林之名予
則篤嘉乃之志倚任既重推念舊之意招徠亦勤
蓋欲休戚與同禮貌無替安富尊榮保其子孫而

彼乃或為之窩主或為之羽翼表裏締結氣焰薰
灼謂朝廷莫違於願指謂宸極可弄於股掌使予
倒持太阿徒擁虛器不奪不饜所由来者漸矣
宗社大計惟在於廣儲嗣一事而自其喪變之初
渠輩敢極力沮遏則其心所在路人皆知而潛圖
之不足倡說之至此恣行無君之胷臆顯試移國
之手段苟使其計得行朝家豈得有今日哉悖逆
之奏雖祕於筵席而陰凶之跡已露於章奏國如
有法豈容暫貸而猶使之杯酒釋權鄉里偃便一
切辜犯置之勿問則予所以曲保終始者其亦至

死聖御集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矣豈國家少恩云乎哉然其徒黨內懷怨懟之心
外倡伸救之說做出四字之註脚謂此四字乃所
以指中殿醫藥之方名門揀擇之舉非有他也夫
揀擇之舉渠輩之所力沮者在是則其敢曰為是
而發是語耶醫藥之方云者與其家事之奏又何
其相反耶且其四字果為是醫藥揀擇二事也則
何憚乎明言正論而故為此藏頭之語法乎雖只
就原疏觀之語脈自在指意自絃粗解文理者皆
可以覷破不特此也衛所酬酢之說先已聞之其
疏之草本亦出於衛所而草本所云云則不若今

本四字之藏頭而畢竟以四字改之因子之挽止
故也予曾不以衛所所聞之說草本所見之語明
諭於廷臣使其聲罪之辭只及於四字者非為渠
也特不忍發也而渠輩乃謂外面彰露者只此四
字則猶可以漫漶欲以千萬不近之說疑亂一世
情狀之凶狡吁亦甚矣是則湖海之囚所以自干
王章而澤徵之凶言泓徵之急書仁邦京來之凶
謀逆節又相繼而發矣蓋澤徵曾前所犯已極凶
憚而以渠日記中云云觀之亦可見其犯上不道
之心素蓄於平日與尚魯輩心腸無異矣况其語

犯中壺者尤極叵測至於帳殿之不稱矣身而稱我獄中之不曰國家而曰渠實是載籍以來所未聞所未有者又况賂結有白共謀繼起搆虛捏無專事詬罵其指斥內殿之語皆是渠輩所嘗經營而終不敢售者而反以歸咎於寡躬欲為瑕疵之資以售煽動之計而至於泓徵事尚何言哉滿紙詬罵之關係寡躬者姑捨是以亘古今所無之窮凶絕悖之說至及於不忍言不敢道之地故此予所以沫血飲泣即日親訊快施邦刑者也又若仁邦始則倡嗾妖言誑惑人心終則指畫天地排布

凶謀以其為大將以其為先鋒以其為運糧官起兵於某地掠某郡某營由某路而犯闕云者部署已定時日有期而其渠帥之脈絡既與澤賊連通又其成事之後所欲推尊以為大先生者即德相也若其所謂大將京來又是澤賊妻姪而聯結六道嘯聚劫奪直趨京都等節與仁邦如出一口而直曰德相方在罪中故急於救出如是設計納招由此觀之前後獄情豈非一串貫來而皆以德相為根柢者乎噫好生惡死人情之所同苟非其血屬死友孰肯為凶逆染汙而今則不然天涯地角

打成一團前茅後殿昭然同情根株盤結脈絡通貫寧為賊徒不欲為國家臣子此其故何也如德相者雖在無累之時凡厥親知無不知其蔑學沒識之玷辱旌招而及夫事端之出特以大家之裔朝家不忍加辟罪止薄竄蓋出不足責之意也彼遐土不識裏面之類見德相之受罪則自懼其并羅丹書臚列便同劄著於己身法司株連若將延及於渠家無論平日親切與否舉懷此一段疑懼此非予臆料也湖海囚供至發黨禍之說雖面目素昧之間有痛癢相關之義於是乎真箇不逞之

徒因其機而誑惑之恐動之以重其疑懼之懷疑懼之懷重則護惜之意深護惜之意深則怨誅之念起怨誅之念起則角勝之計成矣非不知逆節之不可漫漶而必欲漫漶之非不知巨魁之不容伸救而必欲伸救之以至詬天罵日稱兵犯闕之舉亦皆為之者良以此也噫何其愚迷之甚也可斥者德相而止耳可罪者德相而止耳其於平人何與哉年来位著無改施措依舊則朝廷之意即此可見何疑何懼而以風馬牛之不相及亦為困獸必鬪之舉哉今夫百家之里一人為盜人將以

一人疑百家而為百家者亦將自疑自懼乎妄自
疑懼而庇護其盜以盜為非盜也則其可免蔽盜
之律乎若能明其為盜而黜之里中則雖以保甲
之法之嚴吾聞捕告之有賞而未聞隣比之有累
也故予則以為今之治逆渠率之外尚有開曉之
道誅討之中當存參恕之念而鎮安二字為第一
急務誠以此輩罪雖犯於惡逆而情則本於疑懼
也必欲窮其黨與發其隱情期於剗殄無遺則非
予之所欲聞也然惟其變恠之層疊未免中外之
驚動朝廷四方之表也而氣象未見其安泰舉措

或涉於劾勦論人則不擇語句議事則全沒稱停
至於諸道密啓雖非樂為而近日營聞之登聞者
亦或有不當疑而疑不必啓而啓者矣家藏識緯
自有其律而無恠乎遐土愚民之不知為何書若
以故紙斷簡隻字片語歸之於妖言不軌之科則
豈不大可哀矜乎外方之景像雖不得目見而驛
騎旁午道路騷擾追捕間發閭里駭懼一人在囚
而一家悲泣一村有事而一邑恐動即理勢之所
必然也於斯時也又或偵探遍於巷陌摘發及於
偶語則大非朝家之本意而抑恐人心波蕩靡所

底定無益於鋤治之實而反增其疑懼之情也肆
予釐論亂逆之源委仍敷鎮安之至意咨爾大小
臣工必以向所稱開曉之道參愬之念各自銘佩
競相勉勵誘掖於未染之前酌量於已犯之後雖
使隄防不弛勿令坑阱或廣寧失不經惟務咸新
為方伯者亦宜廣布德意期變汙俗雖有小醜殘
孽自爾現露者如非關係甚重呼吸可虞不須事
事上聞自本營隨其輕重或諭或治由內及外壹
是皆以鎮安為主以體予苦心以輔予惠澤無使
予有其言而無其實有其志而無其效也嗚呼臨

御六載治教不立遷善者未聞而罹辟者日衆無
望空囿之化徒煩下車之泣予於是重為之慙歎
若夫明正德相之罪打破窩藏之地使亂本絕而
民志定亦一道也而不此之為意固有在仁邦招
出之後衆論難遏雖不得不逮捕而繫囚累日終
不親問者亦恐其納供之際或有指擬使予聞不
欲聞之語當不忍當之事故耳今日廷臣果能諒
予之心乎就其巨魁先施邦刑自餘株連并姑減
死噫今此處分諸議必以為太寬而非但予之本
意如前所云云值茲大慶之日宜有非常之澤故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九
月初䟽決時雖在丹書之類亦多施曠蕩之澤何
獨於此輩不然乎有罪者懷恩而改圖無罪者釋
疑而安心咸圖新化同此慶喜則非但渠輩之幸
即國家之幸故茲諭示咸須聞知

列聖御製卷之五十九

